

中国文库

· 文学类 ·

李自成

(第一卷)

(下)

姚雪垠 著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中国文库

（文学名著系列）

李自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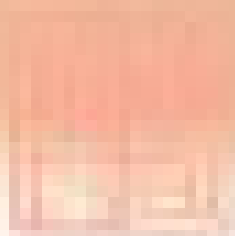
（第二卷）

李自成

（第二卷）

姚雪垠

（第二卷）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中国文库
文学类

李 白 成

第一卷
(下)

姚雪垠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第十六章

不断遭受战乱的谷城一带，自从张献忠的农民军驻扎在这里以后，稍稍有一些太平景象。均州和房县一带，如今驻扎着曹操所联合的九营农民军，其中惠登相和王光恩两营驻在均州。他们都不抢掠，公买公卖。朝武当山的大道在过去几年中路断人稀，如今又开始通了。从鄂中和鄂北来的香客，从河南来的香客，都经过老河口会合，然后越过汉水，一帮一帮地向武当进发。已经朝过武当、金顶回来的，也到老河口分开，一路沿汉水北岸的官路往东，一路从老河口往东北，打光化县城的东郊穿过，走向河南。尽管各地都有灾荒，而河南的灾荒十分严重，但善男信女们不远千里朝拜金顶的仍然在老河口、石花街和草店的大道上络绎不绝。沿大路旁原来三里五里都有些茅庵小店，专为来往香客而开，卖些素食茶水，也供晚上住宿。后来因兵荒马乱，香客绝迹，这些茅庵小店大部分倒塌，也有些被烧毁。如今一些草棚子又搭起来了。尤其石花街这个地方，一里多长的、铺着青石板的窄街道又热闹起来，每天人多得像赶集一样。

这一天早饭后，天朗气清，阳光明媚，温暖得好像春天。张献忠没有事，率领一群亲兵出谷城西门射猎，射得几只大雁、几只野鸡和两只兔子。随后，射猎的兴头过去，他纵马向西，一直奔到那条从老河口到石花街的朝山官道上才勒住马缰，翻身下马，走到一个草棚前，占据一张方桌坐下。亲兵们有的同他坐在

一张桌上,有的坐在别的桌上,有的站在街边,还有几个牵着身上冒汗的战马在街外蹀躞。从石花街到老河口都有献忠的人马驻防,所以献忠每次打过猎以后总喜欢来这条官道上看看。卖茶卖饭的老百姓都认识他,也不怎么怕他。今天他因为一出城就猎获了不少东西,心中愉快,坐下后一边喝茶一边向殷勤招待的小堂倌问长问短。那些正在歇脚的香客们乍看见一起官兵来到,不免惊慌。随即看见他对堂倌的态度不坏,心中稍安。但等他们悄悄一问,知道他就是八大王张献忠时,他们一个个胆战心惊,脸色发白。

一群一群的香客从献忠的面前走过。他们背上斜背着黄布包袱,里边裹着香表,包袱外贴着红纸,上写着“朝山进香”。这些善男信女都被灾荒折磨,又经长途跋涉,风吹日晒,个个面目憔悴、黧黑。他们的脚上和裤筒上带着黄色的征尘。在他们中间有两个香客很引起献忠的注意:一个是中年人,用一根半尺多长的铁针从左边腮上穿进去,从右边腮上穿出来;另一个是十七八岁的青年,一根大铁链子一头锁住脖颈,一头拖在地上,边走边哗啦哗啦响。他们的衣服很破烂,显然都是农村里贫苦百姓。像这样的香客经常出现,都为父母许过大愿,前来朝山还愿的。献忠把这一帮香客叫住,问明白他们都是黄州府麻城县人;那两个受苦的庄稼人,果然都是为父母的疾病许愿朝山。他又问问东边的灾荒情形,便叫一个亲兵给为首的那个香客一些散碎银子分给大家,并嘱咐多分给两个孝子。众人慌忙跪下磕头。献忠挥着手说:“算啦,算啦,留下头到山上磕吧。”但众人仍然在石板官道上磕了响头,说出些千恩万谢的话,然后离开。

为着想打听潼关大战后李自成本人和他的一些亲信将领的消息,献忠曾派出几个探子前往潼关附近打探,有的尚未回来,而已经回来的却没有带回来真确消息。今天他来到朝山官道上

坐下吃茶，实想遇到豫西的香客，打听出一点线索。但非常遗憾，从他的面前走过了几起香客都不是打河南来的。后来有一起逃荒的男女来到面前，从服装和口音他知道他们是河南人。但是一问，他们是南阳府来的逃荒的，对潼关大战的消息仅仅听到一点荒信儿，十分模糊。他叫亲兵往官道上撒了几把铜钱让大家去拾，起身走了。

“难道自成们真的全完了？”他心中暗问，随即回答说：“老子不信！”

骑上战马，离开朝山官道向谷城走了两三里路，他勒住马回头看看那些络绎不绝的来往香客，在心中想着：要是没有贪官污吏，没有灾荒，老百姓都能够安居乐业，该有多好！

一位名叫王又天的客人正在他的老营等他，使献忠分外高兴。王又天双目失明，善批八字，是一个有名的江湖术士，在襄阳监军道张大经的门下做清客。总理熊文灿和很多大官们都很相信他，因而他就成了襄阳的达官巨绅的座上客，颇为走运。一个月前，熊文灿派张大经来谷城监张献忠的军，他随着来到谷城。张大经向献忠推荐过他，献忠也极想同他一见，可是他被熊文灿请到襄阳去了半个月，一直没有机会晤面。他昨晚才从襄阳回来，今天上午坐轿子来拜望献忠。献忠同他一见如故，谈了几句话之后，就把自己的和刚满月的儿子的生辰八字告诉他，请他算算。

“老兄，你可得直言啊！”献忠笑着说。“不要顾虑，八字上是什么就说什么。你要是随便奉承几句，不说实话，王瞎子，你不是咱老张的朋友！”

“我是有名的王铁口，从来不随便奉承人。”王又天也笑着说。

王又天掐着指头，嘴里咕咕哝哝地推算一阵，脸上流露出惊

异神色。他仰首向天，眨动着瞎眼皮，重新推算一阵，又拉着献忠的左右手摸了一阵，忽然又惊又喜地站起来，说：

“敬轩将军，你坐好，坐好，受愚弟两拜！”说毕，连忙深深地拜了两拜。

张献忠明白这里边大有文章，一面回礼，一面用开玩笑的口吻问：

“怎么样？俺父子俩会不会都做叫化子？会不会，嗯？”

“好八字！好八字！”盲人神秘地小声叫着说。“愚弟半生江湖，足迹遍于海内，朝野上下，相人多矣，从来没见过令乔梓^①这样好的八字！”

“手相怎么样？”

“同将军的八字一样好。”

“该有多好？伙计，你可别以为我跟别人一样喜欢戴高帽子，故意奉承咱几句！”

王又天很认真地说：“决不敢故意奉承。欲知八字如何好法，请将军屏退左右。”

献忠挥退左右，小声问：“快说吧，该有多好？”

“敬轩将军，你以前可请人算过八字？”

“请人算过，可是都不肯说实话。”

“他们怎么说？”

“都说我要做大官，做大将军，可是没有人肯说我在做贼，这就是瞪着眼睛说瞎话。”张献忠哈哈地大笑起来，略带棕色的长胡须胸前抖动。

“哎哎，将军真是会说笑话！阁下这个八字，嗨，这个八字……”

① 令乔梓——封建士大夫阶层对别人父子的美称。

“到底怎么样?”

王又天重新站起,又是深深一揖,然后探身向前,凑近献忠的耳朵小声说:

“贵不可言!”

献忠半信半疑地问:“真的?”

“确实贵不可言!贵不可言!”

献忠故意问:“能够做一个实实在在的大元帅?”

“岂止大元帅!这话只能我知你知:日后贵不可言!”

“又天兄,你是在同我老张开玩笑?”

“岂敢!岂敢!”

“要是真的……”

“真的,真的。”

“我一定要重重谢你。”

“此事关系重大,将军万勿泄露。”

“你也不要再提。”

“当然不敢乱说。”

张献忠把王又天留下吃午饭,并且约本城举人王秉真、名士方岳宗、应城秀才潘独鳌都来作陪。方岳宗是现任松江知府方岳贡的哥哥,为人慷慨侠义,豪放不羁,喜欢喝酒,十分健谈。献忠才进谷城时,借他家的房子安置家眷,以为他很富有,借故把他拘禁,要他出钱助饷。随后他知道了方岳宗确实没有钱,他的弟弟方岳贡做官有清廉之名,就赶快把他释放,表示歉意,并且同他做了朋友,时常约他吃酒,不拘形迹地畅谈。献忠对于一般的朝廷官吏都是痛恨的,曾经发誓要荡平中国,剪除贪官污吏,没有提出来更高的起义目标。所以到谷城不久,他出人意料地

给远在几千里外的松江知府方岳贡写了封信，表示他对方的敬仰。他在信里边坦率地说：“使为官者人人皆如我公，百姓不受朘削之苦，献忠何能起事！”他叫方岳宗派家人把信送往松江，并且说他知道方知府不会回信，他也不希望得到回信。

陪客中的潘独鳌原是应城县的小地主，半年前因为同本县的一位有钱有势的绅士争田，有理输了官司，气得走投无路，遂杀了知县和绅士全家，树了反旗，投了献忠。献忠待他很好，近来派他带一小队人马驻扎在南河同汉江汇合的仙人渡地方，向来往商船征税。

客人中还有一位是从河南省新野县来的丁举人。今年正月，他的妹妹出嫁，花轿正走在重新野往南阳瓦店镇的官道上，碰见了献忠从这条官道上经过，把他的妹妹抢来，当晚就拜堂成亲。瞎子王又天对献忠所说的“令乔梓”中的那位“梓”，就是这位丁夫人所生的婴儿。当妹妹才被抢走的三四个内，丁举人认为是奇耻大辱，痛恨妹妹不能殉节，作个“百世流芳”的烈女。每次听见母亲在堂屋里为女儿的事痛哭，他连母亲也极不满意，走进内宅，对老人说：

“你还哭她？哼，我恨不得亲手杀了你的宝贝女儿！咱家是世代书香门第，诗礼传家，没想到竟出了这个没廉没耻、失节从贼之人！你儿子好歹是个举人，出了这件丑事，叫我没脸见人，今后怎么在官场中混？她这个贪生怕死的贱东西，把咱丁家祖宗八代的人都丢净了！唉，唉，你老人家真糊涂，还在想她！”

老太太哭着说：“早知有今天，我不如在她落地时把她扔到尿罐儿里，也免得她长大了失节丢人！”

“唉，这都怪我们的家教不好！”丁举人又愤恨又伤心地说，眼泪扑簌簌地滚落下来。他本来想直率地责备母亲几句，但为着要在全家妻、妾、兄、弟和子、侄们面前做个孝子表率，话到口

边又咽了下去。

可是从张献忠受了“招抚”以后，妹妹派人带了十匹绫罗绸缎和二百两纹银来家联亲，丁举人的态度立刻大变。他心中矛盾了半个月，在老母的催促下，亲自带着礼物前来同献忠认亲。当人们谈起来他的妹妹是张献忠将军的如夫人时，他便面带春风，笑嘻嘻地沾着胡子说：

“舍妹的八字么，从前经几个高人看过，都说生的不错。再说，生在兵荒马乱年头，文不如武，能够同武将结婚也好，不能讲是不是书香门第。”他为着面子上光彩，矢口否认他的妹妹是“如夫人”，硬说是张将军的“续弦夫人”。

他经常来谷城探望妹妹和妹夫，打打秋风。但是他的胃口不大，一次给他百儿八十两银子他就满足。他除掉来谷城探望亲戚外，也常到襄阳活动。熊文灿左右的人们一则要笼络献忠，二则都受过献忠的贿，所以对丁举人都很客气。连总理本人也请他吃过饭，送过所谓“程仪”。^①丁举人喜欢来襄阳和谷城走走，除要打秋风外，另外还有个政治目的。新野同襄阳虽不同省，却是邻县，同谷城也距离不远，他能同大官们和将军们交游，一则可以抬高自己的身份，在本县官绅和庶民中获得更大的敬重，二则也为他自己寻找一个在仕途上进身的机会。这次他来谷城，借口外甥满月，特来致贺，实际上他是想向妹妹要一二百两银子，趁着家乡灾荒极大，又是年残岁尾，买进一处庄子^②和一处非常难得的好坟地。这坟地，据说可以出三品以上的大官，几家大户都在争；因为他想要，大家都怕张献忠，只好让他。

① 程仪——作为旅费名义送的银钱。

② 庄子——包括一个小村子的农民住宅和周围的耕地。这个名词显然是从古代庄园制遗留下来的。

酒宴开始了。正中间一张八仙桌，王又天是首座，举人王秉真是二座。张献忠亲自坐在下席敬酒。另一张八仙桌上，新野丁举人首座，方岳宗二座，献忠的军师徐以显代表主人坐在下席。张献忠今天特别高兴，不住地大嚷大叫，同大家猜枚划拳，热情劝酒。在别人正在划拳当儿，丁举人趁机会掂着一把锡酒壶走过来给王又天和王秉真敬酒，惹动全桌子客人和主人都站了起来。王又天接受了敬酒以后，赶快恭维说：

“舅老爷今天要多喝几杯。我给令甥掐过八字，是一个大富大贵的命。难得，难得！”

“舍妹的八字也很不错，王先生可曾算过？”

“尚不曾算。改日一定要细细推算。不过，令妹的八字愚弟虽尚未推算，但既为敬轩将军夫人，不推算亦可知矣。如非八字特别好，也不会如此天缘巧合，于金戈铁马之中得遇敬轩将军。”

“是，是。婚姻都是命中注定的，非人力可以强合。”

每个人都向王又天敬酒，使他简直应接不暇。幸而他是海量，没有醉倒。大家对他这样客气，不仅因为他是初次来献忠这里做客，也因为他今天替献忠父子算了八字。人们从他叫献忠屏退左右、小声谈话的神秘态度，从他和献忠都不肯说出算八字的結果如何，从对他们察言观色所得的种种感觉，都猜到献忠的八字一定是“贵不可言”。这些人，在这个问题上都是非常敏感的。因此在酒宴上都很兴奋，各人都有自己的思想活动。例如，丁举人希望他的妹妹日后能成为娘娘，他自己能做国舅，封公封侯。略微使他遗憾的是，张献忠目前有一大群夫人，他的妹妹排在第八，未免美中不足，显然命中注定他的妹妹没有正宫的份儿，只能做不能专宠的妃子了。徐以显是一个政治野心极大的人，平生以诸葛自居。他希望能做开国宰相，建立不朽功业。举人王秉真投张献忠原是不得已，曾经逃跑一次被献忠追

了回来。这时他也很希望献忠成功，像本朝太祖皇帝一样，因为这样，他这个举人就不但不会落个“从贼”的坏名声，反而是新朝的“从龙之臣”，比宋濂和刘基的受太祖聘还要在前，在后人修的史书中少不了他的“列传”。至于潘独鳌，因为他是被地方当权派逼上梁山，当然切盼着江山易主。在座的还有几个人，尽管有不同的心理活动，但在希望张献忠成功这一点却是一致的。只有方岳宗一则因来得太晚，不知道王又天替献忠算命的情形，二则他自己并不想背叛朝廷，所以根本没注意这个问题。他今天在酒席上兴奋快活，只是因为他喜欢张献忠的奔放豪迈性情，同这样的人一起喝酒，不能不感到痛快。

当大家都喝有七分酒意的时候，张献忠还是不断地向客人敬酒，特别向方岳宗敬酒最凶，由小杯换成大杯，大杯换成大碗。他喜欢方岳宗这个人率真、豪爽，在地方上并不倚势欺人，而且从来对他无所求，也不像别人一样害怕他，故意向他献殷勤，反而有时敢当面说出他某事某事做错了，应该改正。可是方岳宗知道自己已经喝得快醉了，而自己喝醉后往往会闹出事来，不大雅观，所以当献忠第三次用大碗给他倒酒时，他粗狂地推开酒壶，舌头不能转弯地大声说：

“不要再、再敬我酒。再多喝，我就、就会发酒疯啦！”

“在我这里，只要喝得痛快，发酒疯也不要紧。反正咱们今天是痛饮取乐，不喝醉别想回去！”

“再、再、再喝，我就成、成一滩泥啦。”方岳宗告饶说。

“有轿子抬你回府，怕什么？”

张献忠不但自己逼着方岳宗喝酒，也叫大家给方敬酒，存心看朋友的醉态取乐。方岳宗已经立脚不稳，看人的脸孔像隔着一层雾。起初他还想“适可而止”，但喝着喝着，酒性大发，兴奋异常，大声呼叫，拍拍胸脯，说：

“好吧，来吧，舍命陪君子！别看我醉，我、我、我还能，‘饮似长鲸——鲸——吸百川’！”

献忠笑着叫：“对啊，方兄！这才是好样的！”

“敬……敬轩将军！来，来，我同你对、对、对饮一碗！”方岳宗浑身摇晃，举着酒碗，继续叫：“对饮！对饮！不敢对饮……你是孬种！”

献忠看着朋友的醉态，听他说出粗鲁的醉话，快活地大笑起来。

“你笑？你笑？”方岳宗也斜着眼睛说。“你笑也得对——对——对饮三碗！……你要是不饮、不饮，我就、我就捶你……三拳！”他自己把碗里的酒一口喝干，然后望着献忠大叫：“快喝！快喝！不要装孬！”

献忠因为巡按御史林铭球今天下午要到，已经派养子张定国去县境边准备，他自己不久要前去迎接，所以坚决不再喝酒，却望着方岳宗的醉态继续大笑。在座的人们一半感到有趣，一半也是凑趣，跟着大笑。

“快喝！快喝！”方岳宗发音不清地叫嚷着。“你不喝，我就、我就打你……三拳！”

张献忠只把满大碗的酒咂了一口，继续笑着。方岳宗突然扑了过来，左手抓住献忠崭新的青缎面紫貂皮袍的圆领，右手握成拳头，在他的脊背上狠狠地打了一下。当第二拳快落下时，献忠把身子猛一闪，没想到皮袍的领口哧啦一声撕破了一道足有三寸长的口子。两张八仙桌上的客人和在左右服侍的人们一齐大惊，脸上变色。方岳宗的酒意忽然醒了大半，但临时很难转弯下台。他松了手，继续说：

“你喝！你喝！”

许多人都以为方岳宗惹了大祸，性命难保，同时这酒宴也将

不欢而散。但是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开口劝解，献忠已经端着酒碗站起来，嘻嘻地笑着说：

“还是方兄有办法，有办法。好，我干这一碗！”说毕，他把漂亮的大胡子往旁一揽，一饮而尽，还亮着碗底儿叫方岳宗看。

大家松了一口气。王秉真的两手原来攥得很紧，这时松开了，才感到手心里出了冷汗。他正想使眼色叫方岳宗说几句赔罪的话，没料到献忠竟然像没有这回事儿，又替自己斟满酒，端起碗来望大家笑着说：

“请，咱们都门前清！”

派一乘小轿送走醉汉方岳宗，张献忠又同瞎子王又天说了一阵话，然后送给他五十两银子作为谢礼。王又天一面拒绝，一面接在手里，满脸堆笑，连连拱手，坐进轿里。献忠送走了瞎子以后，回过头来问徐以显：

“怎么，老徐，你要去太平镇么？”

“我马上要去。这几天正在操演方阵，还没操演熟。”

“好吧，你去吧。我也要到校场里去。你今晚回来么？”

“我回来一趟，听听林铭球来有什么事。晚饭后再去，因为明天五更要出发演习。”

徐以显跳上马，直奔太平镇去。这地方离谷城十五里，在汉水北岸，原名王家河。因为是张献忠向明朝假意投降的地方，所以他把它改成这个名儿，意思是他要同谷城人共享太平。那里驻扎着张献忠的一万多精兵，由他的养子张可旺率领，防备官军从仙人渡进攻谷城。徐以显的家小住在城内，他本人经常住在太平镇，按照着古兵法上的图式，参考近代名将戚继光等的练兵经验，每日用心操演人马。

“好军师，好军师。他娘的，打灯笼也找不到！”张献忠目送着徐以显的背影，在心中亲热地骂着。有时他对某个人特别亲切、赞赏，就骂得特别粗鲁。如果他对哪个人客客气气，讲究礼貌，这个人就一定被他疏远，或者是要在他的面前倒霉了。

他走回大厅，脱下撕破的貂皮团花缎袍，换上箭衣，骑上雄骏的北口马，带着一群偏将和亲兵往校场奔去。

一千名中军标兵正在校场中分几股进行操练。有的在驰马射箭，有的在比剑，有的在演习单刀或双刀，有的在演习枪法，有的在演习狼牙棒。^① 献忠的部队从前不用狼牙棒，自从请徐以显做了军师，才采纳了徐的建议，增加了这种武器。校场中心，叠着几堆方桌和条桌，都有一两丈高。有的上边放把椅子，椅子上再放茶几，看起来十分危险。只听一声口令，士兵们像猴子一样，迅速地爬到上头；再一声口令，迅速下来。有时士兵们在上边拿顶，然后在空中连翻几个跟头，轻轻地跳落地上。但是也有人刚练习不久，有些胆怯，笨手笨脚，叫人看着可笑。张献忠站在附近，背抄手看了一阵，对有些人夸奖几句，对有些人嘲笑几句。由于他今天特别高兴，就是对那些练得最不好的士兵也没有发脾气。他对他们笑着骂了几句，骂得很粗鲁，但很亲切。挨骂的人们感到惭愧，但心中舒服，望着他嘻嘻笑着，保证他们一定能练好。

“再过几天你们还不长进，小心老子叫你们的屁股开花！”献忠用马鞭子做出威胁的样子，又添上一句：“每个人顶少抽你娘的二十鞭子！”

“一定学会！”几个人面带笑容地齐声回答。

“来，让咱老子翻一个样子你们瞧瞧。你们这些龟儿子，妈

① 狼牙棒——满身安着铁钉的短木棒。

的，笨得跟狗熊一样！”

他把马鞭子交给一个亲兵，把箭袖一卷，在手掌中吐口唾沫，对着一搓，极其轻捷地爬了上去，跟着又爬了下来。第二次爬上去后，他抓住椅子一角，用单手拿顶，然后翻了一个跟头落地。将士们都用惊叹的眼光望着他，有些人不由得叫了声“好！”献忠从容地整一整帽子，一边拉下箭袖，一边兴致勃勃地骂道：

“你们这些小杂种，快给我练习，学着老子的样儿！”

他恐怕有几个新兄弟还不明白练习这一套本领的重要用处，向他们解释说：

“好生练。练好了，爬山，跳崖，翻城，越寨，就不困难。妈的，谷城人从来没看见过有这样练兵的，都说我是猴子转世。龟儿子们，少见多怪，乱说！”他哈哈地大笑起来，随即又开玩笑说：“艺多不压身。日后你们要是不愿跟着老子打江山，可以到南京去跑马卖解，饿不了肚皮。”这句话逗得大家都笑了。

他的爱将马元利飞马来到校场，直到他的面前才跳下马来，向他禀报：巡按大人已经快到谷城县境了。

“如今咱们就去迎接么？”

“是的。人马我已经点齐啦。”

“定国呢？”

“他在边境等候。”

“好，走吧。龟儿子！”

张献忠同马元利立刻骑马回到老营，已经有两百名亲兵穿着一色号衣，骑着一色大马，站在辕门外边等候。队伍前边飘扬着一面红绸大旗，旗心绣一个斗大的黑色“张”字。献忠走进屋去，按照谒见长官的隆重礼仪的规定，换上全副盔甲，背上橐鞬，^①挂上宝刀，

① 橐鞬——音 gāo jiān，古代装弓箭的器具。

气宇轩昂地大踏步走了出来。正要上马出发，谷城知县阮之铤坐着一乘四人抬的青呢小轿来到，还没有走出轿子，就向他拱手叫道：

“张将军，请稍候片刻，学生有几句话要同将军一谈。”

随即轿子落地，阮之铤躬着身从轿里走了出来。这是一个四十开外年纪，有着稀疏胡须，带点迂腐和固执脾气的人物，摆着八字步走到献忠面前，向他深深地作了一揖。献忠心中很厌烦他，但也不得不回敬一揖，用含着嘲笑的口吻问：

“父母官亲临敝辇，有何吩咐？”

“将军可是去迎接按台大人？”阮之铤恭敬地问。

“是的。你要同我一道？”

“学生坐轿子走得慢，不能奉陪将军同去，只好在近郊恭迎。”阮之铤走近一步，带着很不自然的笑容，放低声音说：“张将军，今天学生特来拜谒，不为别事，还是为麾下有一些士兵不守军纪，在城外公然抢劫。学生不敢不前来奉恳将军依法严办，使四郊绅民得以安居乐业，共感大德。”

“就是这件小事儿？”张献忠轻蔑地笑着问。

“就是这件事。事关将军声威，学生不敢不贸然奉告。”

“从前你告我说的那件事儿，我不是已经办了？”

“这是今天又发生的事。抢劫富户的士兵是白文选将军部下，学生刚才将抓到的兵犯交给他，已同他当面谈过。”

“你既然同他谈过，何必又来找我？”

“将军身为全军主帅，威令素著，故敝县不避冒昧，特来面恳，务请从严究治，以肃军纪，而安地方。”

张献忠在心里骂道：“龟儿子，又将了老子一军！”

白文选派人假扮盗匪去抢劫和杀死一些为富不仁的富豪大户，这是献忠授意的。为的是维持着受了招抚的虚伪局面，他不